

钱! 钱? 钱……



未来 WEILAI WENCONG

来文M

钱！钱？钱……

夏有志

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钱！钱？钱……

夏有志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苏州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4.875 插页 2 字数 90,000

1984 年 1 月第 1 版 198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8,000 册

书号：R10352·002 定价：0.47 元

责任编辑 姚祖望

钱！钱？钱……

1

朋友，你听说过这种事儿吗？我手里有两张崭新的钞票，愣是没法子花出去。拿它去买葵花子儿吧，人家不卖；买个转笔刀儿吧，人家也不卖，你说怪也不怪。

“有钱花不出去，什么钱，外国钱吧？”你很可能这样问。

我告诉你，不是外国钱，而是地地道道的人民币，上面印有我们的国徽，印有“中国人民银行”的字样。

“那……那是为什么呢？”你弄不明白了吧。

其实，我也弄不明白，直到后来，我才有那么一点点明白。

我先说说我手里的这两张票子是怎么来的吧。

2

你知道我最拿手的是什么呢？

告诉你吧，我是弹玻璃球儿的能手。无论在班里，还是在胡同里，凡是和我差不多大小的伙伴，没有一个能赢过我的。

我有十几颗小玻璃球儿。我给它们一一起了名字，什么“花狸虎儿”、“金刚钻儿”、“翡翠”、“珍珠”，哦，还有“琉璃蛋儿”……嗨，一颗颗晶晶亮，亮晶晶，滚到地上，就象秋天早晨

的露水珠儿，就象松树上滴下来的松脂球儿，就象……嗨呀，我想不出用什么词儿来形容它们啦，反正，一句话，挑出哪颗来都够“份儿”的。只要它们在地上一滚，就会有一串明晃晃的亮点儿划过去，就象流星划过夜空一样美。

当然，我的口袋里也有一两颗不怎么漂亮的球儿，我管它们叫“麻壳”。这几颗球儿的表面上，有很多象出过天花以后留下的疤，坑坑洼洼的，难看死了。不过，别看它们长了一身的麻坑儿，我也舍不得扔掉它们，因为它们是我跟别人交战时的英雄。它们身上的麻坑儿，不是被别人的球儿给击伤的，就是在击中别人的球儿时自己挂的“花”。真的，没有这几颗英勇善战的“麻壳”，那十几颗漂亮的玻璃球儿是赢不到我手里的。

老师是不准我们弹球儿的。他们说弹球儿不卫生：蹲在地上，趴在地上，手脏得象老鸱爪子，衣服脏得象抹布，鼻孔变成了吸尘器——唉，一句话，不许你弹。

你要是在学校里硬要弹的话，那好，老师就来厉害的——没收！一颗不留！真的，我的那颗“翡翠”，至今还在我们姜老师办公桌的抽屉里呐。

学校里不是不让弹吗，那好，我们到校外去弹，什么墙角啦，胡同里啦，马路的便道上啦，只要有一小块平坦的地面，就可以当我们的战场。

每到放学以后，我们几个老对手，就相跟着走到一个什么地方，把书包往地上一扔，在地上刨几个小坑儿（我们管这坑儿叫“锅儿”），用砖块儿划几条线，就嚷嚷着，争吵着，叫骂



着弹了起来，直到天黑实在看不清球儿的时候，才宣布暂时“休战”。

真没想到，弹玻璃球儿，我竟弹出了一大沓子钱——就是我开头说的那花不出去的崭新的票子。

嗨呀，连我也想不到，一颗小小的玻璃球儿，弹出来一大沓子钱！

3

那是上星期二，下午放学以后，我匆匆忙忙收拾好书包，往肩膀上一甩，就朝校门口跑去。

中队长吕方在后面喊了我句什么，我没听清；生活委员在门口拦我，要我做值日，也没能拦住我。我飞也似地跑出了校门。

我干什么这么急地往外跑呢？原来，我和五（1）班的几个人约好了，要在街道文化站前面的小花园里交战——你知道，我的战线已经扩大到外班去了。今天是我和他们第一次交锋

呀。

文化站前面的小花园，是我们的新战场。那里，白天很少有人去，特别现在已经是冬天，树秃了，花谢了，石头凳子冰人了，除了清早有些人在那里打拳舞剑外，有时半天半天也见不到一个人。

我喘吁吁地跑进了小花园。

噢！没有一个事先约好的对手，他们怎么失约了？……哎呀，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天下午放学以后，要开个全校大队会，是什么“象征性长跑”动员大会。噢，怪不得中队长在我身后一个劲儿地嚷嚷呢。

我的脚尖向后一拧，身子转回到去学校的方向。

回去吧。

可是我的脚只转了个180°，一步也没往前迈。

是啊，人家可能都站好队了，可能都立正看齐过了，我要是在整齐的队列前走过去，多扎眼呀，让那么多人盯着……那可没劲！

干脆，甭回去啦。明天吕方问我，我就撒个谎，说家里有急事，不就得了。

对，趁那几个新对手没来之前，我一个人先练练准儿，等大队会一散，他们来到这儿时，瞧我不把他们的球儿，一个个都给叮成“麻壳”！

对，就这么办！

小花园里真静，除了偶尔从不远处的棋艺室里传出模糊不清的声音以外，这里没有一丁点声响，连树枝上掉下几片枯

叶都听得见。

我把书包往地上一扔，掏出心爱的玻璃球儿，一个人，自己跟自己弹了起来。

“珍珠”从我手里弹出去了，“金刚钻儿”从我手里射出去了，“花狸虎”从我手里——哎呀，我最心爱的“花狸虎”，你往哪儿跑呀？你，你，你怎么骨碌碌地钻到那个石头凳子底下去啦？

真气人，我的“花狸虎”溜溜溜，溜到石头凳子底下，连个动静都没听见，就不见了。

我忙追过去，单腿跪下，把头伸进石头凳子的两条腿中间，转了几转，可哪儿也没有。

这个石头凳子成“Π”状，上面的一横（凳子面儿）是条光滑的石板，下面的两竖（凳子腿儿）是用好多砖砌成的砖柱。我的头转了几转以后，忽然发现右边的那个砖柱底下有个大裂缝，啊，我的“花狸虎”肯定是钻到砖缝里去了。

想到这，我把肩膀往凳子下面拱了几拱，伸出两个手指头去抠那个砖缝。谁想，没抠几下，哗啦，半块砖掉了下来。

嗯？这可是个怪事，我的手指头会有这么大的劲儿，才抠两三下，就能抠碎砖头？

可是，很快我就找到了答案：那半块砖原本就是掉下来的，只不过被谁又给拼在上面了，不细看，你准会以为那是一块整砖呐。

半块砖掉下来了，我又发现了个秘密：在砖柱的底下，有个伸进地皮里的小洞……哦，那半块砖原来是这个洞口的门

呀。

洞口不大，顶多有茶杯口那样，可是里面挺黑，好象蜷伏着什么。嗯，我的“花狸虎”肯定被它吞进去了。

要是个“麻壳”，我可能就算了。可你要知道，这是颗让多少人眼馋的“花狸虎”呀。它身上描画着五颜六色的虎斑纹，一滚起来，让你眼花缭乱，真象个活的小老虎在打滚儿。呵，我可怜的“花狸虎”！

还犹豫什么？管它洞里有啥，说什么我也得把“花狸虎”掏出来。

我卷了卷袖子，又跪下另一条腿，简直是趴在了地上。

我把手伸进去了。

嘿，别看洞口刚刚能通过一只手，可里面却挺深，手腕子都进去了，还够不到底。

摸呀，摸呀，猛地，我的手一哆嗦，象触电一样。几乎没容我想什么，它就自己缩了回来。

怎么啦？我摸到了软乎乎、毛茸茸的一团东西。再往旁边一躲，又碰到了一段滑腻腻冰冰凉的什么皮。

我慌忙把手抽出洞口。

我又怕又好奇，呆愣愣地盯着这个小洞，小洞里什么也看不见，黑漆漆，阴森森的。

我摸到了什么呢？

耗子？

冻僵的蛇？

可是，不太象呀。我看看手指头，没挨咬：不红，没破，不

疼。

那，是什么呢？

嗨，豁出去了，管它是什么，先掏出来再说！

我又把手伸进了洞口。

我小心极了，生怕真地碰到什么活物。这一小心，手指头根根仿佛都有了知觉。小洞里冰冷冷的，潮乎乎的，好象要吸走我手上的所有热气儿。



手伸进去以后，我又害怕了。我想，说不定那条蛇正吐着血红的芯子，瞪着我的手指头呐；也说不定，那个小耗子已经吮起了小牙齿……

手又在微微哆嗦了，可是，我强忍着没让它往回缩。我的手小心、小心地往前爬，爬，爬……啊，又碰到那软乎乎、毛茸茸的一团东西了……

噢！小耗子没动，没跑，也没咬，它没理我。

噢，肯定是只死耗子。

管它呢。我一狠心，眼一闭，使劲一抓，掏了出来——哎呀！

哪是什么耗子！是一只毛线手套。没错，是只毛线织的手套，猩红色，手套里面鼓鼓囊囊的——怪不得摸着象小耗子呢。

我把手套里塞的东西掏出来，嗨，是个蓝色的手绢，手绢包成个包儿。我又把手绢包儿解开，嘿，半截小锯条，一把小锉刀，还有几把钥匙。

这是干什么用的，是谁把这些小玩艺儿塞在这里的？

嗯？不对，刚才记得手指头还碰到过一段滑腻腻的什么皮，我不是一直把它当成是冻僵的蛇吗？

再摸一回。

这回我的胆子大了，手进去的速度也快了。摸呀摸呀，嗯，又碰到那凉凉的、滑腻腻的“蛇”了。我一点也没犹豫，使劲一抓，掏了出来。

哪是什么蛇！是个大号的塑料钱包，黑色的，还带拉锁呐。

钱包的塑料面上，凝结着一粒粒象小米那么大小的水珠儿，怪不得它是凉凉的、滑腻腻的呢。

我慌慌张张，哆哆嗦嗦，嗤啦，拉开了拉锁。

往钱包里面一看，一下子吓傻了。

4

黑塑料钱包里，有厚厚的一沓子钱。

都是倍儿新的票子，都是刚印出来的钞票。

没有一张卷过边儿的，没有一张折过角的。

更使我惊异不止的，它们都是十元一张的！

多少张？一，二，三，……哎呀，整整九张，九乘以十，整整九十块钱！

嗨呀，托在我手上的是这么多的钱，是这么新的钱，是这么捏起一张来就哗哗响的钱！

我什么时候摸过这么多这么大数目的钱呀。爸爸妈妈发薪领回钱来，我动动都不让啊，可是现在居然在我手里就有这么多这么大数目的钱，我可以一遍一遍地数，一下一下地摸。啊，钱！

我觉得出，我出的气儿不匀了，心，怦怦地跳得厉害。我觉得出，我拿钱的手在微微发抖，血直往脸上涌，耳根的血管在嘭、嘭、嘭地跳……

不知为什么，我往四下里偷偷看了好几眼。

近处还是没有一个人。远处？哦，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位老爷子，他在那儿摸鱼似地打太极拳。他太专心了，连眼皮

儿都不抬一下，只是盯着自己的右手、左手，胸口仿佛抱着一只怕打碎的坛子。

我又抬起头。树上没人，只有几只麻雀，在叽叽喳喳聊它们的天儿，一丁点也没有想管闲事的样子。

一阵小风吹来，我觉得身上有点冷。

说心里话，我现在又开始害怕了。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，老在手心上捧着这沓子钱，万一碰上个人，他准会说：“好哇，这么多的钱，说，钱是哪儿来的？走，去派出所！”

真碰到这情况我该怎么办？我说我是寻找“花狸虎”凑巧摸到了这些钱，行吗？能有人信吗？

再说，再说我在学校里的名声也不怎么好哇，我不是在考试时偷看过李艳的卷子吗？再说，我在家里的名声也不怎么好哇，我偷过爸爸口袋里的钱，爸爸打我的时候，半条胡同的人都知道哇……哎呀，干脆离这些钱远远的吧，数目太大了，赶快躲开这儿，省得惹麻烦。

这么一想，来啦，我拉上了拉锁，跪下一条腿，把钱包塞回了小黑洞，把那半截锯条、小锉刀和钥匙，又裹在手绢里，装进手套，也塞回小洞。最后，又找来那半块砖封住了洞口。

都干完了，我拍拍身上的土，觉得特别累，身上软软的，腿一点没劲儿，好象那年我大病刚好一样。

不过，心可不怎么跳了，手也不怎么抖了，出气儿也匀了，身上感到一阵轻松。

我抓起书包，转身就走，耳边响着一个声音：“走吧，快走，‘花狸虎’也别要了，快！”

可是，走了没有两三步，我耳边又响起另一个声音：“走？真是傻狍儿，白送到手的钱愣不要，多亏呀！”

“可别拿这钱，”第一个声音又对我说，“这一定是人家存放在这儿的钱，随便拿人家的钱，不跟偷差不多吗？要是让警察逮着了，可没好果子吃。”

“怕啥？这儿不是没有一个人吗？”第二个声音在亲昵地开导我。

“……”第一个声音没说话。

“动作快点，就拿三张，不，就拿两张，没人看见，谁也不会知道，快点儿吧，等一会儿来了人，后悔可就来不及了。”

“……”第一个声音早溜得无影无踪了。

忽地，我觉得一股血又涌到脸上，口渴得要命。手心出汗了。我猛地把书包一甩，钻到石凳底下，抠开砖缝，从那黑森森的小洞里，掏出钱包，咻啦，一慌，几张彩色的纸飞了起来。

我眼前一黑，嗓子眼儿象有把草给堵住了。我慌慌张张捡起钱，迅速地把两张塞进书包，把其余的放回钱包。咻啦，拉拉锁，哆哆嗦嗦塞回小洞，封好洞口，抓起书包，回头就走。

我忘了我是怎样走出小花园的，好象被树枝拽过几把，好象被石头绊了一下，又好象额头被什么磕碰了一下，象喝了口二锅头似地，跌跌撞撞出了小花园的铁栅栏门。

忽然，“啊——！啊——！”传来两声大叫，我腿一软，险些摔倒。裤裆湿了，啊，我尿裤子了。

在我急忙往公共厕所跑去的时候，我看见，“啊，啊”叫的原来是只乌鸦。

从厕所出来，我的心才稍稍平静了些。

正是下班的时候，街上的人多了起来，我挨着个地看从我面前走过的人。当我发现他们都在匆匆往家赶路，没有一个愿意多看我一眼的时候，我才松了口气。

我想，现在绝不能走直道儿回家，得拐几个弯儿，绕几圈儿再回家，电影《追捕》的那个警长不是到处都盯着可疑的人吗。

西边天上渐渐变红了，树啊，楼啊都渐渐变暗了，象染了层墨。对面人的脸，也渐渐有点模糊了。

好了，可以回家啦。

我走着，两只手习惯地往裤兜插去。哎呀，这一插不要紧，就象那年游泳时淹着一样，脑袋嗡地一下，我全身象摊烂稀泥，再也站不住了。

5

我有个习惯，身上一冷，两只手就爱往裤兜里插。当我正往家走呢，起了一阵晚风，让风一吹，我觉出我的贴身背心铁板一样冰起人来。我这才想起来，刚才在石凳子那儿，一定出过不少的汗，那些汗渍在背心上，现在变得冰人了。

身上一冷，我的手不由自主地向裤兜里插去，这一插不要紧，我吓得几乎站不住了。

我在裤兜里摸到了我的玻璃球儿。左边兜里是两颗麻麻楞楞的“麻壳”，右边兜里只有一个光滑的球儿，那是“琉璃蛋儿”，“花狸虎”掉到洞里去了，那“金刚钻儿”呢，那“珍珠”呢？

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刚才忙忙乱乱，把它俩弹出手忘了捡回来，它们俩准还在石头凳子边上躺着呐！

这不要了我的命吗！

听说我家前院那个爱偷东西的待业青年王小龙，偷过好多次，警察都没查出是他，最后，从他丢在现场的一颗钮扣发现了线索，破了案。

哎呀，我的“金刚钻儿”和“珍珠”要比一颗钮扣危险十倍呀，谁不知道那是我的球！

回去把“金刚钻儿”和“珍珠”找回来吗？不行，离开石头凳子这么久，说不定有人发现了什么，说不定那儿有了“雷子”^①了。

怎么办，怎么办？怎，么，办……

就在这时，我看见马路对面走过一个熟悉的人影，我使劲镇静了一下，追了过去：

“为民——，等等我。”

他叫孙为民，和我同班，坐在我前面，长得胖乎乎的。他可爱弹球儿啦，就是手笨，总是输，那颗“金刚钻儿”就是从他手里赢来的。

“为民——，等等我呀。”

我叫了他两声，追了他好多步，他才站下，头可是没回过来：“什、什么事？我……我得赶快回家。”

“大队会散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散了，我得回家了。”他说话时有点慌张，心里象有什么

^①雷子：北京一些小流氓对便衣警察的称呼，意为“地雷”。

事。

“那、那你看五(1)班的那几个了吗?”

“看、看见了……哦，没有。不，在学校看见过。我要回家了。”

“小花园现在还有人吗?”

“有……哦，我不知道。我得回家了。”

吡，怪事！过去下学，他奶奶四处喊他都喊不回去，今天，他是怎么了？他干吗每句话都拿“回家”当句号呀。

哎哟，是不是他刚才看见我在石头凳子底下的事儿了？

“你，你真没去过小花园？”我使劲盯了他一眼。

“没，没有哇。”他显得更慌了，“我，我一出校门儿就走到这儿来了。”

“我也没去小花园，出了校门，我就到——”我的嘴唇突然不听话了，竟说不出一出校门，就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见我说话有点儿结巴，他先是一愣，可是没刨根儿问底儿，没有追问我“就到”哪儿去了，而是把眼珠子转了两转说：“反正，我没去小花园。”

“那——”我忽然闪出一个念头，“那你去一趟小花园怎么样？你去看看那儿有没有人，说不定五(1)班的那几个人，还在那儿死等我呐。”

“不，我得回家了。”

“我不让你白去，去一趟回来，我送给你一个球儿，怎么样？”

“不，我得回家了……”他话没说完，一扭头，走了。不一会